

曾经一贫如洗的三个村子,如今成了让十里八乡乡亲们“眼红”的亿元村

黑龙江三个“亿元村”老支书的故事

本报记者李凤双、王春雨、强勇

在黑龙江省多如星辰的 9000 余个行政村里,甘南县兴十四村、尚志市元宝村、尚志市长营村常常为人称道。

40 多年前,这三个村子还是远近出了名的“三靠村”: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几代人受穷,落下了苦名声,就连周边的姑娘找婆家,一听是这儿的,都急着一口回绝。

如今,曾经一贫如洗的三个村子,成为了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眼红”的亿元村、小康路上的领头雁。附近那些到了出嫁年龄的闺女,都盼着有一天能嫁过来。

变化如何发生?

答案离不开三位平均年龄超过 71 岁的老支书——付华廷、张宝金、张秀林,他们在全国 50 多万名村支书中,普通却不平凡。

年轻时,他们从千里之外的山东,一路“闯关东”来到了黑龙江。依靠着苦干实干,他们在农村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

而今,这三位老支书仍闲不下来,继续带着全村老少谋发展、求共富。他们在黑龙江基层党组织中,形成了独特的“两张一付”现象,他们是黑土地上三面与时俱进的旗帜。

实干引领

在残留着农村气息的狗吠鸡叫声中,记者来到了长营村。

目之所见,一条条水泥路四通八达、宽敞干净。村子里工厂区和生活区划分整齐,投资 3000 多万元建成的公园比起城市也丝毫不逊色。过去成天和泥土打交道的农民,现在也能享受城里人的休闲。

长营村演绎的山乡巨变,正来自于村党总支书记张秀林的带头苦干实干,引领示范。如今的长营村不只是亿元村,还入选了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文化村。村里人都说,咱农民的生活不比城里差。

但在张秀林上任之初,村子账面上仅 3 元钱,还欠了 17 万元的外债。在那个年代,17 万元可是一笔“巨款”。

张秀林和班子反复商量,最后顶着鹅毛般的大雪,进深山拉起了木头。

冬季的林场异常寒冷,4 个人分成两组昼夜倒班,歇人不歇车。经过两个冬天的摸爬滚打,他们给集体挣下了 5 万多元。

靠这第一桶金,长营村慢慢积累,相继办了运输队、制钉厂、机修厂等村办企业,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长营村人均耕地只有 0.7 亩,在稀缺的土地里刨食,拼一年也不够糊口的。咋办?张秀林盯上了村里 1000 多亩的水坑,深的有十几米,浅的也 6 米多。

很多人不理解,“这坑光靠人可咋填?”“这不是瞎折腾俺们吗?”

为说服大伙伙儿,张秀林走家串户地劝。他说,土地是咱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地,将来咋来发展的本钱。

说干就干,13 年间,张秀林拖着六七种病 7 次晕倒在工地上。村民马永坡回忆,冬天老棉袄出门就被冷风啃透,回到家,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棉鞋半天都脱不下来。

最终在张秀林的带领下,全村填坑造田 1480 亩,是原来一个半长营村的土地面积。千亩大坑变成了道道粮川,成了村里的“钱袋子”。原先说风凉话的人服气了,都说张秀林办事实,靠谱。

与长营村一样,兴十四村、元宝村也在老支书的带领下,弯下腰,流大汗,彻底翻了身。元宝山曾是座秃山,每逢大雨黄土冲进河道。张宝金领着全村老少一千数十年,元宝山披上了绿装,万亩生态林从哪个方向看树都成行。

青山绿水带来金山银山,林中的循环农业基地、旅游等产业让百姓得实惠。村民姜春清有 500 亩林地,按每棵树每年自然增值 10 元计算,一年闭着眼睛赚 40 多万元。

“与其等靠要,不如用开膀子干。”三位老支书透露出一样的朴素想法,说了算,定了干,多大困难都不变。

黑龙江省委组织部认为,三个村子的样本价值之一在于不等不靠,发扬了闯关东精神,苦干实干拼命干,贯穿起整个乡村致富路。

集体带动

80% 的村民住上了花园别墅、50% 以上的家庭有私家车、年人均纯收入达 7.6 万元,看到这些“亮眼”的数字,很难相信这里是



▲张秀林

农村。

来到有“龙江第一村”之称的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兴十四村,街面上车水马龙,一片喧嚣繁华。

村党总支书记付华廷说,兴十四村仅 2% 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其余人都在村办企业上班。

村一级经济的发展水平,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数十年来,兴十四村抓住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个关键,从现代农业、工业、农村合作组织等方面发力,壮了集体,富了村民。

1983 年全国开始推行“大包干”。付华廷认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不能都适用一个模式。虽然没包产到户,但兴十四村对传统经营体制进行改革,实行了统一核算、超奖减罚的生产责任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劳动“大帮哄”和分配的“大锅饭”问题。

近年来,全村进一步完善激励制度。村民陈丽艳一家在村企上班,不算固定工资和奖金,两口子根据贡献大小,去年还有 3 万多元的分红。

随着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同步也得到了更多实惠。

上世纪 80 年代,当城里人还在看黑白电视,兴十四村已统一购买了彩电,免费分给每户村民,成为全国第一个彩电村。

从 2002 年开始,兴十四村用集体经济积累推进小城镇建设,让全村绝大部分人住进了别墅。每栋别墅村里补 25 万元,个人只拿 10 万元。

兴十四村只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在长营村,张秀林每年把村办企业纯利润的 60% 拿出来,给全体村民。包括给老人发养老金、考上大学给奖金、买房或盖房给补助、村民合作医疗费用全由村里出等,这个做法已经延续了 30 年。

“大河有水小河流满,小河有水大河满。”黑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瑶说,解析三个村子的“富裕密码”,绕不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这一核心词。三个村盘活集体资产的同时,加速完善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使农村生产生活极大改善。

超前发展

村子强不强,还看领头人。从穷山沟沟到亿元村,三个村子每次发展的“加速度”,都源自老支书们率先谋、朝前看、向前干的超前意识和敢闯敢试。

驱车前往位于张广才岭深处的元宝村,这里是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地、名声在外的“中国土改第一村”。

曾经,《暴风骤雨》里的男主角赵玉林因为穷得没衣服穿,被人喊做“赵光腚”。那么现在,“赵光腚”的后代又怎样了?

在当年土改工作队打下第一根桩子的东大壕地,这里早已经立起了新坐标——旱田改水田示范区。

村子里的种粮大户王成杰说,6 年前种玉米既省事,效益还好,但就在大家闷着头干时,老书记却想在了前头,于是有了这片示范区。

村党总支书记张宝金算了笔细账,玉米 1 亩收入 1133 元,普通水稻 1564 元,“稻花香”水稻 2030 元,这个差距可不小。

2014 年,青海省作为全国首个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开始在各地展开生态畜牧业试点。文长太主动承担起建立达玉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工作。在他的带动下,达玉合作社成



▲付华廷(右)

产创收下,带动了全村水稻从 2012 年 700 亩,增加到现在 5300 亩,已占全村耕地面积一半多。

“农村要富,工业是火车头。”张宝金作出判断,在改革开放初期,元宝村就集资办起农具加工厂,后来又陆续建了筷子厂、铅笔厂等企业。

目前,元宝村以铅笔、铅笔板为主导产品的企业数十家,铅笔产量最高时占全国 1/4,被称为“亚洲铅笔之乡”,全村户均存款达 18 万元。

如今,“赵光腚”的后代富了。但即便今年已经 77 岁,张宝金的思维和脚步仍没停下来,站稳产业发展的前沿,这一直是他的追求。

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张宝金琢磨着,村里年产 2 亿支铅笔,但每支利润不足 1 分钱的模式必须淘汰掉了。他提出低端改高端,提高附加值,又一次走在了同行前面,现在每支铅笔利润 1 毛多。

不止元宝村。兴十四村从市场实际和本地资源出发,1984 年就建成了全国第一家农村乳品厂,至今全村已形成高科技含量的化工产品体系,销售网络遍及大半个中国。

长营村是国家级红树莓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基地。当市场上红树莓冻干产品附加值超过了速冻产品,张秀林为占领国际市场多次考察,打造出国内领先的 FD 冻干生产线。

党建强基

在正进行的十九大报告学习中,兴十四村抽调骨干、教师、大学生村官组成了辅导团,不仅 120 多名党员学,还发动全体村民一块学,做到每人都有发言和录像。

村民周茂林因为忙于生意错过了集体学习,为此村里专门给他安排了“补课”,一个都没落下。

农村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自上任以来,三个老支书面对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坚持把夯实党建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在三个村子里,凡涉及农业、农村、农民利益的重大事项、重要问题和重要工作,都要经过党组织讨论决定,这已成为制度,有效防止了村级党组织的弱化和边缘化。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张秀林和班子反复研究论证,把数十家村企整合成五大公司,并探索出“党支部+合作社”模式,把党组织建在经济发展的产业链上,带动了周边两镇一乡 2000 余户村民靠种植浆果致富。

在三个村子里,凡事相信党,把脚步踩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的道眼上,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动力,是他们奔向小康的秘诀之一。

39 年来,元宝村两委每天早上 6:30 前都坚持召开晨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晨会传达,村里大事小情也会在会上讨论。村里每半年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每季度召开支部委员会,每月召开党小组会,逢中央出台新政策,随时增加“三会”。

“不学政策,路从哪来?”张宝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虽然年龄大,但他坚持学会用智能手机,开会录音,回来反复听,遇到不懂的,随时上网查。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为农业科技,元宝村的关键词是试验水稻种植技术。

2014 年至 2016 年,中央连续把农业现代化写入一号文件,元宝村大力推广水稻新品种新技术。

2017 年,一号文件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质好价高的“稻花香”水稻在元宝村大面积推广。

在三个村子里,党组织堡垒的作用不断



▲张宝金

强化,党员关键时刻能站出来,党在基层的凝聚力明显增强。

去年秋收前,一场“夸富会”在元宝村举行,由水稻种植大户向全村人“秀收成”。党员郁德金在村里最先种“稻花香”品种,尝到甜头后他主动帮助村里人,对有顾虑的农户现场保证:“我免费教技术,如果按我说的千亩产达不到 1200 斤,我赔钱。”

人群活泛了,大伙纷纷说,“有老书记带着,有党员保底,还怕啥?”

小说《暴风骤雨》中的郭全海说“共产党员就得多想人家的事”,三位老支书也常说,一个人好,不如一个村好。党员干部不仅自己能致富,更要带动全村人一起富。

数十年来,三个老支书都在连续十几届的换届选举中连任。兴十四村每次换届从来都不设候选人,都是把一张白纸发到党员的手里,愿意选谁就写谁,但村党总支的主要成员已经连续近 40 年当选。

传承接力

又一道岁月的年轮划过,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广袤的黑土地,悄无声息酝酿着新一年的生长。

进入 2018 年,张宝金 77 岁,付华廷 69 岁,张秀林 68 岁,三人的平均年龄 71.3 岁。

在采访期间,记者看到张宝金每天都要吃上一大把药,有管血压的、有降血糖的、有软化血管的,五颜六色。

张秀林同样一身毛病,仅从 2010 年以来,他已经做了不下 6 次手术。

付华廷长期每天工作 15 个小时,糖尿病并发症折磨着他。医生让他每天睡足 8 小时,但他三点半公鸡一叫就起床,老伴为此杀了鸡也不顶用,他依然“我行我素”。

就在不久前,付华廷因劳累过度晕倒撞断了肋骨。支部开会研究,今后只要他出差,身边最少带一个人,吃住在一块,寸步不离。

从当上村支书那天起,三人的共同愿望就是带着全体村民富起来。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但老支书的年纪也大了,他们都想过卸下担子歇一歇。

“我已经 77 岁了,再干怕耽误村里发展,我想退下来,给年轻人让路。”张宝金说。

张秀林也数次计划着退休,老伴和子女不止一次劝他回家享幸福。但百姓知道了不答应。村民约好了,轮流去张秀林家做他的“思想工作”。

三个村子的村民说,瞅着老爷子挨累我们也心疼,但他不能退,有他在我们的心里就有底。

党员们留,有老支书掌舵,村子将来能发展得更快。

支委们劝,我们的境界、思路都不如你,你还得领着大伙干下去。

一方面是百姓不舍、不让,另一方面是“接班人”的问题,成了老支书们心头的大疙瘩。

近年来,农村人才外流、村组干部年龄老化、年轻干部跟不上等问题,不只是在元宝村、长营村等亿元村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一些落后地区更为明显,这给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小影响。

记者采访时发现,少数村子里流传着“一流人才去赚钱,二流人才去种田”的顺口溜。基层干部介绍,农村有了人才,才能有致富的能力,但现在农村人才队伍日益萎缩。既要思想好、群众认可,又要懂市场、能力强,这样可供选择的人不多。

三个老支书认为,乡村振兴要进一步强化“人才先行”。除了能吃苦,能吃亏,接班的人还必须具备吃透政策,吃透市场的能力,这样才能在带领全体村民发展农业、奔小康的道路上先人一步、走向共同富裕。

除了担任合作社生产经理,文长太还是达玉村村督。2016 年,两名游客在野牛沟乡八一冰川游玩时被困,生命危在旦夕。文长太主动与当地派出所民警前往救援,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气温下,他在海拔 4800 米连续工作 8 个小时,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使文长太胆结石发作,但他仍然坚持到了最后。

“别人遇到困难,我都会力所能及地帮助他,因为我觉得我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帮助我。”文长太说。

据新华社西宁电

新华社记者蒋成、肖艳

新年伊始,贵州两名年轻的女干部却接连不幸倒在天寒地冻、蜿蜒崎岖的扶贫路上,令人扼腕叹息。

2018 年 1 月 2 日下午,贵州省遵义市总工会“90 后”扶贫干部徐梅在赶往习水县督导扶贫工作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年仅 25 岁。

噩耗传来,哀声四起。徐梅殉职后,她的生前同事、亲友以及习水县干部群众纷纷来到殡仪馆,寄托哀思。徐梅的男友,今年即将毕业的天津大学研究生,哭成了泪人儿。

走进徐梅工作过的办公室,她的工作牌还摆放在办公桌上,可是现在,她再也回不来了。“认真、好学、细致、开朗、朴实……”是同事们对她的评价。

“路再远,坡再陡,徐梅都坚持和大家一起走访。”徐梅在督导组的同事吴建强回忆,有一次和徐梅一起到习水县桑木镇香树村走访,路程有 40 多公里,行车也需要两个多小时,且道路坎坷。途中一段小路比较危险,有人提议让徐梅在原地等大家回来。“可她拒绝了,与大家一起走过危险路段,共同完成走访任务。”吴建强说。

每天入户走访回来,小组要对当天督导的情况进行研判,经常工作到晚上二三点。徐梅还要对督导的情况进行归类统计,有时同事劝她明天再做,她都坚持当天工作当天完成。

“努力到无能为力,坚持到感动自己。”这是徐梅的微信个性签名。

2018 年 1 月 3 日,贵州省总工会决定:追授遵义市总工会女干部徐梅同志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1 月 5 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贵州省委、贵州省青年联合会决定,追授徐梅同志“贵州青年五四奖章”,贵州省妇女联合会追授徐梅同志为“贵州省三八红旗手”。

同样是年轻的生命,同样在扶贫路上,1 月 4 日下午,贵州六盘水市第十三中学教师潘玲玲在和同事们前往保华镇香台村走访结对帮扶贫困户的路上,所乘坐的客车坠落山崖,潘玲玲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年仅 31 岁。

潘玲玲 2010 年 10 月参加工作,七年来历任语文教师、班主任、教研组长、骨干教师,因工作成绩突出,被钟山区教育局授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的称号。2017 年,在钟山区和六盘水市初中语文优质课比赛中,两次荣获一等奖,是六盘水市第十三中学重点培养的年后后备力量之一。

听闻潘玲玲遇难的噩耗,她生前结对帮扶的贫困户祝少华和学校师生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殡仪馆,向潘玲玲的灵柩肃立默哀并三鞠躬,表示深切的哀悼。

“每次来家里,都是一种相聚。今后,再也见不到潘老师了……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看到我过上好日子。”看着遗像上熟悉的面孔,祝少华泣不成声,“潘老师人这么好,现在突然走了,到现在村民们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我一定不会辜负潘老师的心愿,自力更生,争取早日脱贫。”

连日来,数十家主流媒体和门户网站纷纷聚焦徐梅的先进事迹,徐梅因公殉职的消息很快在微信朋友圈转发,网友们深刻悼念、寄托哀思:“梅花偏向苦寒开,凌寒怒放独傲霜。百姓记忆留芬芳,香消玉殒更久长。”“你走了,浓眉、大眼、爱笑的女孩。你走了,走得如此匆匆,来不及给亲人挥挥手,哪怕一次回眸。你走了,带着脱贫攻坚的使命。”“脱贫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你走了,留下燎原万丈的星星之火,向徐梅致敬!”

潘玲玲因公殉职后,贵州民族报等地方媒体开展报道,在微博、微信朋友圈被大量转发,网友们发出悼念:“扶贫路漫长,人人繁忙,美女潘师常下乡。总是问寒又问暖,村民赞扬。”网友评论:“一缕芳华,一柱清香,愿这位优秀的人民教师一路走好!”



给基层扶贫干部更多关心和爱护

刘智强、李凡

新年伊始,贵州基层两位年轻的扶贫干部徐梅、潘玲玲,接连因公殉职,不幸倒在扶贫路上。她们风华正茂,冲在脱贫攻坚战场第一线,却瞬间燃烧了它们的青春,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让很多人感动和惋惜。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期,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十分艰巨。像徐梅、潘玲玲这样的广大青年干部奋战在一线,深入群众,夙夜在公,为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客观上,扶贫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干部们拼博实干、平劳付出。脱贫攻坚战不仅流汗流泪,甚至要流血牺牲。过去 3 年,全国已经有 100 多名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牺牲。对那些长期坚守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基层扶贫干部,我们应有更多的关心与爱护,让他们出行有安全、吃住有着落、病累可休息,通过切实的保障解决他们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

关爱基层扶贫干部需要建章立制。要优化目标科学考核,让基层扶贫干部从繁琐的迎检资料准备中抽身出来,投入实际工作;要注重人文关怀,既要嘘寒问暖也要让基层扶贫干部有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要加强舆论宣传引导,营造尊重、关心、爱护扶贫干部的良好社会风气。

关爱基层扶贫干部还要把重点培养、优先提拔落实到位,在干部任用、表彰奖励、待遇补贴、人文关怀、抚恤救助等方面,让肯实干苦干、群众满意的基层扶贫干部得到最大的“实惠”。

打赢脱贫攻坚战,重点在一线,关键看干部。唯有注重关心和爱护奋战扶贫一线的战士,最大限度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最大程度激发他们的热情、提振他们的士气,脱贫攻坚才能扎实推进。

新华社贵阳 1 月 14 日电

偏远高原山村,户均分红近十万

记祁连山脚下的致富领路人文长太

王金山、王鹏、戚尊

进入达玉村只有一条从祁连县城依山而行的羊肠小路,这条路崎岖坎坷,隆冬时节路面经常结冰。为了达玉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这条路,文长太不知道走了多少次。

达玉村隶属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野牛沟乡,平均海拔 3800 米,是一个完全牧业村。这个偏远的高原山村今年的生产分红高达 260 万元,最多一户人家分了 14 万元。牧民

们告诉记者,他们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离不开生产经理文长太。

文长太是土生土长的藏族汉子,是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2013 年文长太当选达玉村党支部副书记。“自己富裕不是本事,让全村人都富起来才是我的目标。”文长太说。

2014 年,青海省作为全国首个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开始在各地展开生态畜牧业试点。文长太主动承担起建立达玉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工作。在他的带动下,达玉合作社成

为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一批试点合作社。

成立 2 年多,通过不懈的努力,2017 年合作社纯收入达到近 670 万元。仅有 30 多户参与的达玉合作社如今年终分红高达 260 万元。牧民赛什吉加说:“入社之前,我辛辛苦苦放牧一年收入也只有 5 万元,现在不仅入了社,还当上了合作社的放牧员,年收入有 15 万元。”同样加入合作社的公保才旦说,自己的年收入相比入社前翻了一番,“我们相信文长太,愿意跟着他干,他是达玉草原上的雄鹰。”